



一個女坦克手

斯·伏羅寧等著

時代出版社

一個女坦克手

斯·伏羅寧 波·皮杜寧著·

丁世昌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一個女坦克手

32開 35千字

著者：斯·伏羅寧 波·皮杜寧

譯者：丁 世 昌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裝訂者：北京市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

1--35,060冊

定價1,900元

1954年4月北京初版

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

С. Воронин П. Петунин

Гер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В. Октябрьская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主要描述蘇聯衛國戰爭年代中的蘇聯女英雄坦克駕駛員瑪麗亞的戰鬥事蹟。瑪麗亞本來是個軍屬，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她由於丈夫的陣亡和敵人在戰爭中給同胞們帶來的深災重害，便立志去參軍殺敵。她獨力集資購買了一輛坦克，克服了學習上的困難，駕駛着自己購買的坦克「女戰友」號，同戰友們並肩上陣作戰。她不僅在戰鬥中表現了無比的英勇，而且在病牀上也表現了豪邁的無畏精神。同時，她也在行伍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蘇聯婦女的和藹可親和同志關係的待人態度。

最後，她在將要榮膺「蘇聯英雄」稱號以前，終於因傷重不治而光榮地犧牲了。她的愛國主義的高尚行為很受蘇聯政府和斯大林同志的重賞。

1,900 元

1947-8

一

傍晚，軍事委員會的通訊員送來了一封信。

「請簽收罷。」他說。

瑪麗亞在發文簿上簽了自己的名字。來人走後，她關上房門，向窗戶走去。直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沒有接到丈夫的信了。每天都為他的生命懷着滿腹的憂愁和焦慮。前綫上在進行着激烈的決戰。一月，列寧格勒的封鎖被突破了。二月，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寇全部被殲，戰事已經在北高加索展開。現在是一九四三年——一個偉大勝利的年份。在斯大林的戰士們的致命打擊下，敵軍底防禦崩潰了。勝利的蘇軍長驅直入地向西方推進。軍郵跟不上進攻的部隊。也許在這激烈的戰鬥中，丈夫抽不出時間來寫信報告自己的近況……

但是，為什麼軍事委員會的來信就一定會和丈夫有關呢？也許純粹是叫她去担任什麼工作。她的丈夫是一個團政委。戰前，當他們住在邊境的時候，她時常在團裏做些社會活

● 爲了使讀者閱讀方便，文中的主人公「瑪麗亞·華西里也芙娜」的名字一律譯作「瑪麗亞」，她的父稱及夫姓都有略了。但在對話中因有尊敬的意思，仍照全名譯出——譯者。

動……。也許現在就是爲了這個來叫她的吧？

瑪麗亞慢慢地拆開信。誰知道這封信會帶來什麼消息呢……最近這兩年中，她已經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以致現在每一個消息都會使她感到害怕……。

那是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團隊指揮人員和政治人員們家屬的撤退列車，由國境綫開往大後方。在月台上，妻子和丈夫告別，孩子們啼哭着。

瑪麗亞也向丈夫告別。千言萬語都無法表達她的滿腹情意：這裏面有愛情，有離別的辛酸，有對丈夫的担心和對新的考驗的預感。什麼時候才能重逢呢？

她是在席姆菲洛波里和他邂逅的。她很快地就愛上了他，這個儀表堂堂、體格勻稱的人。他的眼睛裏顯現出無限的真誠。瑪麗亞把自己的一生和他那軍人的命運連結在一起了，而且在這一點上，她從來也沒有後悔過。

不論在哪一方面，瑪麗亞都不願意落在丈夫後面。她用功讀書、學習。書籍和小組學習擴大了她的眼界。團政委的妻子，應當是指揮員妻子們的模範。她應當善於精確地用機槍、步槍和手槍射擊——瑪麗亞是能够這樣地射擊的。團政委的妻子應當會駕駛汽車——瑪麗亞在任何時候都能担負起一個駕駛員的工作。

瑪麗亞還和其他指揮員們的妻子一起參加了紅軍的各種業餘文娛小組。她熱誠地爲戰士們歌唱俄羅斯民歌。紅軍戰士們都對她報以熱烈的鼓掌。

瑪麗亞的生活是多樣而有趣的。可是一切都被戰爭破壞了。丈夫到前綫去了，而她必須

撤退到後方去。

「堅強些，不要氣餒。」丈夫對她說。

他善於找到需要講的話。也正是由於他對未來一切都曾變好的這種確信，使她更安心了些。機車忽然轟響起來，車廂的緩衝器鏗鏘作響——車站從車廂旁邊浮滑過去，人們的臉也從它旁邊一掠而過。奧克卡布里斯基光着頭，加快了腳步，傍着車窗往前走，向她微笑着……火車加速了。車輪越來越快地轉響着。丈夫停了下來。他舉起了手……一切都留在後面了：快樂的生活和幸福的安寧。

還沒有走出一百公里，火車便遭到了轟炸。敵人的轟炸機羣襲擊了一個露天的小車站。母親們紛紛帶着孩子在田野裏奔跑。瑪麗亞也跑到一條小溝旁邊。這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突然一切都混亂了。空氣裏充塞着炸彈的怒嘯，爆炸的崩裂聲震響着——塵土像烏雲似的遮住了太陽。

飛機飛走以後，開始聽到了喊聲和哭聲。許多婦女和兒童被炸死了，還有好多人受了傷。有一個婦女從瑪麗亞身邊走過去。她手裏捧着一個肢體已經僵硬的孩子，孩子的頭沉甸甸地垂着。微風拂着他的柔軟的頭髮。這女人逕自走着，一點也不去注意她面前的事情，人們向她說着，安慰着……可是，難道這些能够安慰得了她嗎？

人們把這個孩子和其他遭害的人，一起埋葬在離車站不遠的田野裏。列車載着驚惶的孩子和哭泣着的婦女，又繼續向前駛去。

瑪麗亞就是這樣第一次認識了希特勒匪徒是些什麼東西。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平白無辜的人們所肆行的殘酷屠殺，使她心裏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後來，當她駕着坦克去作戰的時候，這種仇恨使她能够勇敢無畏，對敵人毫不留情，在戰鬥中堅定不移。

到了鄂木斯克。她收到了好幾封丈夫的來信。他在這些信裏問她是否已平安到達，並且談到了自己的情況，以及邊防團如何與敵人在戰鬥着。

「相信吧，親愛的，相信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奧克卡布里斯基寫道。「我們一定會把法西斯消滅乾淨。」

「我的親愛的，」瑪麗亞寫道。「你要消滅敵人。」她還叙說了火車遭到轟炸的可怕情景，講述了那些被殺害的孩子們和母親們，還有在小站上堆起的那些墳墓。

團政委奧克卡布里斯基同自己的團隊一起，打擊着侵入蘇聯國土的敵人，爲我們那些受害的孩子們和母親們的眼淚，爲着給我國人民的一切災害，堅決地向希特勒匪徒復仇。

可是現在已經三個月沒來信了。瑪麗亞每天都在等待着郵遞員，但是他總不來敲她的門。丈夫爲什麼不回信呢？難道軍委會的來信與他的沉默有關嗎？

她慢慢地撕開信封，慢慢地抽出疊得四四方方的一張小小信箋。剛剛把它展開，信紙上端寫着「死亡通知書」的字行，立刻躍入了她的眼簾。

心臟麻木了，開始感到那麼窒息，好像房子裏的空氣全都流了出去，同時又感到那麼寂靜，好像世界上萬物都死去了。

窗外飄着雪花。幾千里地內都在下着雪，給大地蓋上了一層巨大的、濕潤的棉絮。

「不！這不會說的是他……」她喃喃地自語道，她不相信，同時也不願意相信這封信。他不是曾經說過嗎：「幸福快樂的日子就要來到，我們又將團聚……」

瑪麗亞鼓足勇氣，強使自己讀完這個通知。

「現役軍人團政委依·斯·奧克卡布里斯基」字句在她的眼面前跳躍着。在「保衛蘇維埃祖國的戰鬥中……表現了英勇頑強的精神以後……犧牲了……他葬在……」

她雙手緊壓着鬚角，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這張小紙片。

在遙遠的某地，在那冰凍的土地裏，躺着她的丈夫，她的幸福，她的唯一的愛情。

於是，她臉伏在枕頭上，號啕大哭起來。一個女街坊走來敲她的門——大概是聽到了她的哭聲。瑪麗亞沒有給她開門，也沒有回答她，誰也安慰不了她的悲痛。時鐘滴答滴答地響着。窗外仍舊下着白絮般的大雪。雪花像毛茸茸的小蝴蝶似的落在黑洞洞的玻璃窗上。黑夜過去了，一個漆黑的、西伯利亞的夜過去了。房頂、樹叢和窗台上都泛着白光。雪已經在黎明前停止。早晨緩緩到來。瑪麗亞起了床。她在這一整夜裏想了些什麼？想得真是太多了……她想到了那永遠不能再見的丈夫，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在這個戰爭裏意志上受到嚴重考驗的俄羅斯人民，也想到了自己……

這是多麼不可想像，當瘋狂的敵人每天、每小時都在殺害人民的優秀兒女，每天都在破壞蘇聯人民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裏以頑強的勞動建立起來的城市、工廠和集體農莊的時

候，她竟會一直到今天還安住在後方，坐待着勝利。不，現在什麼力量也不能迫使她繼續留在後方了。個人的悲痛使她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祖國所遭受的深重災難。

她要到前綫去。到前綫去！但是做什麼呢？當汽車駕駛員嗎？不！她不願意去當汽車駕駛員。她要親手去消滅那些奪去人們生命中最珍貴、最可愛的東西的惡棍。她要給敵人看看，心裏懷着這種深仇大恨的俄羅斯婦女，能作出些什麼來。

天已經完全亮了。陽光透過了烏雲，像一條寬闊的洪流一樣傾瀉到窗戶上。瑪麗亞向房裏瞥了一眼。打開了橡木做的衣櫥。一股樟腦丸的氣味散發了出來。裏面掛着她的衣衫、大衣，還有丈夫的衣服。這裏有一件他曾經穿着和她一同去雅爾塔的淺色服裝。她那個時候常常穿着這裏的一件白色外衣……那快樂的、瀕臨着大海、緊靠着高山的小城，那美麗的海岸，那海浪衝擊着岸石、摔成無數的銀色飛沫時的海濤的澎湃聲……這一切都在記憶裏浮現出來了。爲什麼她現在還要保存着這些東西呢？紀念……難道只有這樣才算是紀念嗎？她現在什麼都不需要。這一切，她所有的這一切東西，可以幫助她買一輛坦克。她已經三十七歲了……這有什麼關係呢？她對着鏡子照了一下。在她面前，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的女人，有着寬闊的肩膀、坦白爽朗的黝黑的臉孔。粗大的髮辮像姑娘似地繞在頭上。那一雙烏黑的眼睛嚴峻地望着，好像在責斥她的猶疑不決似的。

她要給斯大林同志寫信。他一定會了解她的悲痛，他不會認爲婦女不能參加坦克部隊，而會相信她的力量的。她要把自己的坦克叫作「女戰友」。她要把自己的命運和這輛坦克緊

密地結合在一起。她要親自駕駛這輛坦克去作戰。領袖一定會相信她，因為她的心充滿了仇恨，因為她整個生命都充滿着對敵人的深重仇恨和對祖國的無限熱愛。

以後的日子都是忙忙碌碌的。製造一輛坦克所需的錢快要湊齊了。有一次，一位上了年歲的婦人來到瑪麗亞這裏。

「兒子從醫院回來了。想給他置辦點禮物。他的未婚妻也正在爲這件事在奔走着。」婦人說道。

瑪麗亞只剩下丈夫最好的一套衣服了。過去丈夫寧願穿軍服，因而很少穿過它，但是在休假的時候，他總是把它放在手提箱裏帶着的。

「多漂亮的衣服，」婦人贊歎道。「只是我的錢不夠。」

瑪麗亞爲難地望着這位女主顧。她很憐惜這位上了年紀的謙遜的婦人。但是，想起了坦克，瑪麗亞堅決地說道：

「很對不起，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我需要整整五萬盧布來買一輛坦克。」

婦人後退了一步。茫然失措地攤開了手。

「呵！天哪，請您原諒，我以前並不知道您爲什麼要賣東西……」她默不作聲了，並且慌忙地把謹慎地包在圍巾裏的錢拿出來。「拿去做您神聖的事業吧。」然後向瑪麗亞彎了彎腰，便往門邊走去。瑪麗亞追上了這個婦人，叫住了她。

「請您把衣服拿去罷！這算是我送給您兒子的禮物。祝他永遠幸福……」

再沒有什麼可賣的了。而買坦克的錢還是不夠。怎麼辦呢？她的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可喜的念頭：刺繡，用自己的勞動來獲取這個不足的數目。瑪麗亞本來就是個出色的女紅能手。曾在「紅軍之家」俱樂部的小組裏工作過的指揮員們的妻子當中，沒有人比她刺繡得更好的了。整整兩個月，她夜以繼日地頑強細心地工作着。在絲織的桌布上出現了美麗的花朵——大簇的玫瑰花。這是些色彩柔嫩的、畢肖的玫瑰花。

她賣掉這個精緻美麗的桌布，得到了她所需要的錢。

次日傍晚，瑪麗亞穿了一件秋季的舊外衣，來到街上。在大街一角的擴音器旁邊，站着一羣人。許多人都聽戰報廣播。

「昨天，」廣播員說道。「擊落敵機九架，擊毀敵人坦克二十三輛，裝甲運輸車兩列，擊斃德寇官兵一千二百餘名。……」

瑪麗亞沒有停留。不要耽誤了去銀行的時間。這時大街上迎面走來一隊戰士，唱着歌：

……起來，偉大的祖國，

起來，去作決死鬥爭……

戰士們的歌聲在寒冷的空氣裏迴盪着。瑪麗亞激動地想道：誰知道，在開始進攻的時候，她也許能够用自己的坦克來掩護這些戰士。對於自己的願望一定要實現這一點，她沒有任何懷疑。她走近國家銀行的大樓，屋子裏還開着燈，但大門已經關上了。

「請您叫一下你們的經理，」瑪麗亞向值班的民警請求道。

*

夜裏，瑪麗亞給領袖寫信。仔細地斟酌着每一個字眼，這信應當寫得簡單、明瞭，不帶一滴眼淚。

*

「敬愛的斯大林：

「我的丈夫，團政委依·斯·奧克卡布里斯基在保衛祖國的戰鬥中犧牲了，」她考慮着：要不要把她難過的情形寫上去？她決定：「沒有必要再給自己引起多餘的痛苦。爲了他的死，爲了那許許多多的飽受法西斯野獸摧殘的蘇聯人民的死，我要向法西斯匪徒們復仇！爲了這個，我把自已所有的積蓄——五萬盧布送到國家銀行去購買一輛坦克。我請求把這輛坦克的名字叫作『女戰友』，並且把我也派到前綫去，當這輛坦克的駕駛員。我有汽車駕駛員的專門技術，我能卓越地使用機槍，而且是伏羅希洛夫夫射手。」

信發出了，接着而來的是難熬的等待。瑪麗亞從來沒有像這次一樣焦急地等待過。有時她覺得一切都會很順利，但偶爾也發生疑惑，那時她就坐立不安起來。瑪麗亞要當坦克駕駛員的這個念頭，已經固定不移，要她拋棄這個念頭是辦不到的了。

在這些沉重的日子裏，有一天有一位少校來找她了。他是奧克卡布里斯基所服役的某師底首長派來慰問瑪麗亞的，並向她講述她的丈夫一生中最後幾天的事情。少校詳細地敘說圖怎樣投入戰鬥，又怎樣扼守一一六高地許多天，抵住了敵人的猛烈攻擊；而在決定性的一分

鐘，團政委奧克卡布里斯基又怎樣親自率領着戰士們衝鋒，不幸被機槍擊中而犧牲了。

瑪麗亞一聲不響地聽完少校的話。少校預料她會放聲痛哭，可是她却只用無淚的瑩眸望着他。少校把她的信、以及從她丈夫的衣袋裏檢到的照片和錶等放在桌子上，然後問道：

「您需要些什麼嗎？」

她什麼也不需要。於是少校就開始告別。瑪麗亞又要求他待了一會，把自己給斯大林同志寫信的事告訴了他。

少校皺了皺眉頭。他想起了前綫的情況，想起了那爲了爭奪每一寸土地而進行的殘酷戰鬥……。

「我覺得您最好是到衛生部去工作。」他沉默了一下說。

少校走後，她的心情變得更沉重起來。難道斯大林同志也將不相信她的力量嗎？

然而斯大林同志是相信她的。他了解俄羅斯婦女的深沉悲痛，他不能拒絕她這個高尚的要求。

一天早晨，電報來了。

「謝謝您，瑪麗亞·華西里也芙娜，謝謝您對紅軍裝甲部隊的關心。您的願望就要實現。請接受我的敬禮。」

斯大林」

「您的願望就要實現」，——瑪麗亞快活地喃喃地說着領袖的話。自從她得到丈夫死訊的那個永不能遺忘的傍晚以來，第一次用明亮的目光向四周環視了一眼。

現在她有一個「女戰友」了。她要和他一起衝向敵人，她要爲那些無辜者的鮮血復仇。她要把自己的坦克開到戰鬥最熾烈的地方去。她要讓全世界看一看，在保衛祖國的時候，蘇聯婦女能作出些什麼來。

軍用列車向西方駛去。用篷布蓋着的坦克聳立在它的平台車上，坦克手們坐在暖車廂裏。九月已經給樹木鍍上了一層金黃色，但天氣仍舊很暖和。每節車廂的門都敞着。戰士們坐在長椅上，面對着窗外飛馳的田野，唱着歌。瑪麗亞坐在車廂的一個小角落裏。她變得認不出來了。髮辮已經剪去，梳成短髮，這就是她那開朗的、顴骨稍寬的、有着一個短小的翹鼻子的臉孔，變得更加堅決更加嚴肅的原因。她穿着一件軍上衣和一雙軍靴。

瑪麗亞一動不動地從車廂開着的門向外凝視着。

剛離開鄂木斯克開始上路的時候，沿途就伸延着遼闊的、一望無際的草原，接着代之而起的是烏拉爾的羣山。在古比雪夫附近渡過了伏爾加河。這裏還是一片和平景象。伏爾加河的溫流靜靜地流着；一艘汽艇拖着駁船，憂鬱地吐着青煙。岸邊有一位老人在釣魚。田野裏，穀倉旁邊，正在打着穀子。這一切都使人難以相信，戰鬥在另外的地方打響，空氣在砲火中震顫發抖，飛機俯衝轟擊，人們不斷地死亡。

過了莫斯科之後，沿途掠過被敵人炸毀的車站，車站上堆積着亂七八糟的碎磚、石灰、和炸得彎彎曲曲的鐵筋。在一座小車站上，列車旁邊停了一列救護車，傷兵們從窗子裏向外